

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

言情

世情

第五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〔清〕青心才人 著

双 和 欢

游发舟 点校

《双和欢》序

闻之天命谓性，则儿女之贞淫，一性尽之矣。何感者亦一，而应者亦万端。又若夫其性之所能尽者，始知性其大端也。而性中之喜怒哀乐，又妙有其情也。惟妙有其情，故有所爱慕而钟焉，有所偏僻而溺焉，有所拂逆而伤焉，有所铭佩而感焉。虽随触随生，忽深忽浅，要皆此身此心，实消受之。而成其为贞为淫也，未有不原其情，不察其隐，而妄加其名者，大都身免矣。而心辱焉，贞而淫矣；身辱矣，而心免焉，淫而贞矣。此中名教，惟可告天，只堪尽性，实有难为涂名饰行者道也。故磨不磷，涅不缁，而污泥不染之莲，盖持情以合性也。

翠翘一女子，始也，见金夫不有躬情，可谓荡矣。乃不贪一夕之欢，而谆谆为终身偕老计，则是荡而能持，变不失正，其以淫为贞者乎？亦已奇矣。及遭父难，则慷慨卖身，略不顾忌，虽眷恋其人，亦不过借李代桃，绝不以情而乱性，此不为尤难乎？难者且易之，故视辱身非辱也，行孝也。茹苦非苦也，甘心也。何也？父由此身而生也，此身已为父而弃也。此身既弃，则土也，木也，死分也，生幸也，何敢复作闺阁想？

迨后，抱书生之衾裯，作虎狼之伴侣，岂其情之所钟耶？亦风花无主，暂借一枝逃死耳。故一闻招降，即念东南涂炭，臣主忧劳，殷殷劝顺，此岂溺私恩而忘公义者哉？此岂贪富贵而甘作逆者哉？了可辨也。若明山一死，我实误之，不忍独生，又其内不负心，外不负人之余烈也。略其迹，观其心，岂非古今之贤女子哉！

至于死而复生，生而复合，此又天之怜念。其幸其忠，其颠沛

流离之苦，而曲遂其室家之愿也。乃天曲遂之，而人转遂而不尽遂，以作贞淫之别。使天但可命性，而不可命情，此又当于寻常之喜怒哀乐外求之矣。因知名教虽严，为一女子游移之，颠倒之，万感万应而后成全之，不失一线，真千古之遗香也。

余感其情而欣慕焉，聊书此以代执鞭云。倘世俗庸情，第见其遭逢，不察其本末，曰此辱人贱行也，则予为之痛哭千古矣。

天花藏主人偶题

第五卷分目

《双和欢》	(1—127)
《花月痕》	(1—286)
《九尾龟》	(1—862)

目 录

《双和欢》序	(1)
第 一 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	(1)
第 二 回 王翠翹坐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遥 定同心约	(5)
第 三 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	(11)
第 四 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 姻缘断而情难忘 犹思妹续	(17)
第 五 回 甘心受百忙里猛弃生死 舍不得一家人哭断 肝肠	(24)
第 六 回 孝女舍身行孝犹费周旋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 费力	(30)
第 七 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 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	(35)
第 八 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马秀妈计赚红颜	(40)
第 九 回 惜多才认作贼子 坑薄命偕侠图财	(46)
第 十 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 老娼根烟花教训	(51)
第 十 一 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醉风流金屋谋妖	(56)
第 十 二 回 卫华阳智伏马娼 束生员喜联王美	(61)
第 十 三 回 别心苦何忍分离 醋意深全不说破	(69)
第 十 四 回 宦鹰犬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	(75)
第 十 五 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 假慈悲写经了愿	(81)

第十六回	观音阁冒险相视 文殊庵陶情题咏	(86)
第十七回	孟兰会突遇魔头遭堕落 烟花寨重施风月遇 英雄	(92)
第十八回	王夫人剑诛无义汉 徐明山金赠有恩人	(99)
第十九回	假招安明山殒命 真断肠翠翘消劫	(109)
第二十回	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翘喜孜孜完宿愿	(117)

第 一 回

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

词曰：

薄命似桃花，悲来泥与沙。纵美不堪惜，虽香何足夸。东零西落，知是阿谁家。想到伤情，伤情眉懒画。只落数番惆怅，几度咨嗟。呀呀！不索怨他。从来国色招人妒，一任天公新送咱。

右调《月儿高》

这一曲《月儿高》，单道佳人命薄，红粉时乖，生了绝代的才色，不能遇金屋之荣，反遭那摧残之苦。试看从古及今，不世出的佳人，能有几个得无破败！昭君色夺三千，不免塞外之尘；贵妃宠隆一国，难逃马嵬之死；飞燕、合德，何曾令终；西子、貂蝉，徒贻话柄。这真是造化忌盈，丰此啬彼。所以李易安末年抱怨，朱淑贞晚节伤心，蔡文姬悲筋哀咽，尤为可怜。大抵有了一分颜色，便受一分折磨，赋了一段才情，便增一分孽障。

往事休题，即如扬州的小青，才情色性无不第一。嫁了恁般的呆丈夫，也折得够了。又遇着那般的恶妒妇，生生活活直逼立苦杀了，岂不可伤，岂不可痛！正惟可伤可痛，故感动了这些文人墨士，替她刻文集，编传奇，留贻不朽，成了个一代佳人。

谁人不颂美生怜，那个不闻名叹息！若令小青不遇恁般狠毒的女平章，稍得优游于小星之列，将愁云怨雨化为雪月风花，亦何能留传不朽哉！大都玉不磨不知其坚，檀不焚不知其香，非惟小青为然也。凡天下美女，负才色而生不遇时，皆小青之类也，则皆可与小青并传不朽。

我如今再说一女子，深情美色，冷韵幽香，不减小青。而潦倒风尘，坎坷湖海，似犹过之，真是与小青媲美千秋也。

话说北京有一王员外，双名两松，表字子贞。为人淳笃，家计不丰。室人京氏，颇亦贤能。生子王观，学习儒业。长女翠翘，次女翠云，年俱妙龄。翠翘生得绰约风流，翠云则天娇艳倩。翠翘性喜豪华，翠云则性甘宁淡，俱通诗赋。翠翘尤喜音律，最癖胡琴。翠云常谏道：“音乐非闺中事，外人闻之不雅。”翠翘道：“吾非不知，但性喜于彼，不能止也。”尝为《薄命怨》，谱入胡琴，音韵凄清，闻者泪下。曲终有云：

怀故国兮，叹那参商；悲沦亡兮，玉容何祥。姐妹固宠兮，一朝俱死；哀昏不令兮，奉先灭亡。侯门似海兮，萧郎陌路；失身非类兮，茂林争光。为郎憔悴兮，及尔同死；离魂情重兮，浅唱低觞。死负父尸兮，生代父死；宏哀纨扇兮，尔生不昌。有始无终兮，悲乎失侣；门前冷落兮，老大谁将。今古红颜兮，莫不薄命；红颜薄命兮，莫不断肠。我本怨人兮，乃为怨曲；谁闻怨曲兮，谁不悲伤！

按下翠翘胡琴之妙，且说里中有一富家秀士，姓金名重，表字千里。胸藏万卷，学富五车。抱子建七步之才，赋潘安三都之貌。年方弱冠，梦想好逑。闻得翠翘精擅胡琴，且通诗赋，每每思慕道：“何物老嫗，生出如许尤物！即使异代他乡，尚欲求之寤寐，何况当吾身吾里，若不求她一晤，岂不当面错过！”因多方以伺其出入。

一日清明，王氏合家扫墓，就借此踏青。翠翘同弟王观、妹翠云各处闲行。忽行到一个流水溪边，看见一座累累孤冢，因对王观道：“兄弟，你看此坟，山黛列眉，树烟绾髻，甚是幽雅，怎无一人来替他祭扫？”王观道：“姐姐原来不知，此乃本京第一名妓刘淡仙之墓。她在时才名卓越，倾动一时。后死之日，其鸨母不仁，就要将她委之沟壑。幸遇一远客，慕名来访，见她已死，因哭道‘淡仙淡仙，我和你好无缘也。生前既不能亲偎色笑，死后收尔骸骨，也不枉了一段因缘。’遂买了一具棺木，备了一副衣衾，将淡仙收葬于此地。这乃无主孤坟，有甚人来替他拜扫。”

翠翘听了叹息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生做万人妻，死是无夫鬼，红颜薄命，一至于此。恰好我与你遇见，且上前看那碑记是怎么写的？”三人转过一湾流水，半扇小桥，见四壁藤萝，一堆古墓。那碑上青苔都已长满。翠翘上前拂草细看，依稀仿佛，认出是校书刘淡仙墓。因长叹道：“淡仙，淡仙，你生前何等繁华，死后怎恁般寂寞。我王翠翘与你才色相亲，本该奠你一杯才好，却又不曾带得酒来。也罢，我题诗一首，少致悲情，九泉有知，也不辜我王翠翘一种热肠也。”因折竹枝，插于墓顶，祝道：“香魂不断，应解依人。刘淡仙，刘淡仙，我翠翘今日吊你，你须听者。”乃撮土为香，倒身四拜。拜罢题诗一首道：

色香何处也，凭吊痛心哉。

明月冷鸳被，暗尘封镜台。

玉虽黄土瘞，名未白云埋。

尚有如渥酒，无人奠一杯。

翠翘题罢，凄然泪下，情殊不胜。翠云、王观道：“姐姐好没来由，我与你行春到此，遣兴陶情，为甚朝着古墓下泪？又非亲知故旧，也忒杀情深了。”翠翘道：“妹子、兄弟不是这般说，红颜无主，从古皆然。这刘淡仙生来难道就是妓女！也是事到其间，落了火坑。前船后船，安知你我不是她再来人。况人生在世，这生老病死是躲不过的。而最可怜者，无如美人。你看古来那些女子，如西施，如贵妃，能有几个得善始善终的。思及于此，不觉睹物伤情，心灰肠断耳！”王观道：“姐姐好笑，一发讲远了。此乃荒墓，阴气凝重，不宜久坐，去了吧。”翠翘道：“既要去，待我辞了淡仙再行。”复向墓前嘱道：“淡仙，淡仙！我要去了。你若有知，显个灵儿我看，也不负了我王翠翘这段情痴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墓后卷起一道西风，悲凄惨淡，呜咽哀号，山摇水沸，树振卓啸。忽喇喇金戈铁马，昏惨惨天暗云迷，急不能睁睛定眼。王观与翠云甚是惊慌。那风卷到翠翘身边，周身三匝，倏然而散。翠翘道：“淡仙是好阴灵也，果然不负我王翠翘的知己。”王观、翠云一齐道：“我说这里阴气重，早些去，只管恋着这坟咕咕啾啾，这阵风好不怕人。还不去，还要在这里做什么！”

翠翘笑道：“那不是风，是刘淡仙显灵与我看，我还要题诗谢她，方去哩！”王观道：“她死也不知死了多少年，若恁般灵应，她倒成菩萨了。”翠翘道：“死者躯壳，不死者精神，精神千古犹存。你读书人岂不知‘骨化形销，丹诚不泯，因风委露，犹托清尘’的说话？你不信，我替你跟那风看来踪去迹，定有影响。”王观道：“我是不信，大家也寻一寻看。”

只见苍苔上一路半明不灭的履印，自西而东，隐隐约约，到墓而灭。王观、翠云看了，方才骇然，急催翠翘起身。翠翘道：“莫忙，如此灵感英魂，我还要做首诗辞，方去哩！”遂取头上钗儿，将吊诗并慰诗都刺于树皮上道：

西风何忽起，阵阵使人哀。

惨切如含怨，凄清似有怀。

乘鸾疑乍去，跨鹤讶重来。

不断香魂处，苍苍履印苔。

翠翘刺毕，尚留连不舍，忽见一书生，飘巾彩服，骑马远远而来。王观认得是窗友金重，不知他有意跟寻到此，恐怕撞见，忙对翠翘道：“金家哥哥来了，快些回避。”翠翘听了，急抬眼，已看见那金生风流倜傥，雅致翩跹，乘马将到墓前，因与翠云敛迹墓后。

那金生走到墓前下了马，见王观只作无心，反说道：“海望兄，为何也在这里？我慕刘淡仙高致，到此一游，不想遇着仁兄。适才二位女客，是甚亲眷？”王观道：“就是家姐。”金生道：“原来是令姐。通家兄弟，没有个不接见之礼，烦兄通报，小弟候见。”王观辞之不得，只得到墓后对翠翘、翠云说。金生随步跟来，翠翘避之不得，遂同妹相见金生，致恭而退。

但见翠翘眉细而长，眼光而溜，容如秋月，色似桃花，逸致翩跹，鸿惊龙游，不足喻也。翠云精神静正，容貌端庄，明眸皓齿之外，另有一种丰采，未可以模拟得也。金生神为色夺，暗暗销魂道：“这相思害也。”又暗暗立誓道：“我不得二女为妻，终身不娶矣。”因碍着王观，不好久留，只得辞别先行。王员外亦着人来接翘、云上轿回家。

到了家里，翠翘与翠云道：“这金生倒也有趣，怎么也晓得去吊刘淡仙？”翠云道：“只怕不是吊淡仙，还是来看二乔。”翠翘道：“这也想当然，但我看那生风流倜傥，大雅不群，自是士人中俊彦。”翠云道：“姐姐既看得中意，何不赘了他，带挈小妹也风光风光。”翠翘道：“男子生而有室，女子生而有家，虽是少不得的，但姻缘前定，婚姻牒不是摩尼珠，怎能必得来！今日我替你同遇他，知道是我的姻缘，还是你的姻缘，则索听那月中人主张。若论此生举止端详，若非金马客，定是翰林才，你姐姐德凉相薄，只恐承受他不起。我看妹妹福德胜我十倍，可称美对。凡此生既见你我，定寻奇计相晤，你我当以正遇之。盖女人之身，重之则泰山，轻之则鸿毛。白璧青蝇，关系终身，不可不慎也。”翠云道：“姐姐也忒沾枝带叶，我不曾说得一句，姐姐便缚头缚脚讲了一篇。”翠翘道：“我是正经话，妹妹怎么倒恁般说，你难道不要嫁丈夫？”翠云把脸一红，走去睡了。

正是：

难将我意写他意，未必他心似我心。

不知翠翘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王翠翘坐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遥定同心约

词曰：

流落等飘烟，东西实可冷。背影愈弹血，逢人强取冷。情怀恁的，有甚风流传。旧谱难翻，难翻弦屡变。那更宫商错乱，寂寞转添。天天，待制新篇。青楼朱箔知音少，辜负潇湘一段缘。

右调《月儿高》

话说翠翘见妹子去睡了，因暗想道：“女儿家恁的性情，我这话也不叫冲撞你，就把金生配你，也不叫站导你。妹子妹子，你这样装乔怎么，我还怕福薄缘慳，承受他不起。”因辗转无聊，起看夜静如□，天空似洗，不禁情怀，漫题一绝道：

天空云净迥无尘，宛似冰壶坐玉人。

若有多情勤问讯，别来无恙只伤神。

翠翘题罢，情思不快，隐几而卧，朦朦胧胧。忽见一女子走近前来道：“翠翘姐姐，如此春光，怎不去问柳寻花，却在这里打盹？”翠翘忙整衣相迎，见那女子淡妆素服，杏脸桃腮，袅袅娜娜，娉娉婷婷，宛如仙姝，不减神女。各道万福坐下，翠翘道：“有劳光顾，未及远迎，多有得罪。请问娘行，珠宫何处？因其降鸾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流水桥边便是妾家，姐姐已曾到过，怎就忘了？妾今日在断肠会上，道及姐姐的高才，并姐姐的芳名，断肠教主甚是欢喜。又知是会中人，因命妾将断肠题目十个，送与姐姐题咏。姐姐快些题了，待妾好送入断肠册去。”翠翘道：“这断肠教主在哪里，可容我去参见吗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姐姐此时不必细问，他日自明。”因取出十个题目递与翠翘。

翠翘接了一看，却是《惜多才》、《怜薄命》、《悲岐路》、《忆故人》、《念奴娇》、《哀青春》、《嗟蹇遇》、《苦零落》、《梦故园》、《哭相思》十样。翠翘道：“真好题目，待我题去。倘能在断肠册上挣得一个状头，也不负我王翠翘平生才调。”因滴露研墨，舒纸展毫，笔不少停，裁成回文十首。词云：

惜多才

惜多才，鸳笺不忍裁。含欢年年为人谱，自身只把相思挨。相思挨，惜多才。

怜薄命

怜薄命，夜夜成孤零。金屋常闻贮阿娇，偏咱一面难侥幸。难侥幸，怜薄命。

悲岐路

悲岐路，羊肠苦难度。路艰未若奴心艰，一折差时千折误。千折误，悲岐路。

忆故人

忆故人，眼见白头新。何曾昔宿云霄上，认得平生车笠真。车笠真，忆故人。

念奴娇

念奴娇，对镜顿魂消。我见犹然频叹息，怎教红粉不相嘲。不相嘲，念奴娇。

哀青春

哀青春，娇花似美人。正是上林春色好，愿祈风雨润花神。润花神，哀青春。

嗟蹇遇

嗟蹇遇，好梦都醒去。非是逢人便乞怜，只因不识朱门路。朱门路，嗟蹇遇。

苦零落

苦零落，一身无处着。落花辞树自东西，孤燕失巢绕帘幕。绕帘幕，苦零落。

梦故园

梦故园，归魂谁肯缓。松菊旧庐都不识，白云芳草默无言。默无言，梦故园。

哭相思

哭相思，哽咽已多时。心痛有声吞不住，情深频吐忽伤悲。忽伤悲，哭相思。

翠翘题毕，递与那女子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那女子接了一看，道：“好词，好词！字字含心恨，声声损玉神，外若不假思索，内实呕出心肝矣。入在断肠册中，应为第一。教主候久，妾身要去了。”翠翘道：“既承垂盼，定有情缘。忽尔言旋，情缘又安在？况今此一别，未识何时再会。苟非无情，将何遣此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姐姐情深，妾怀不薄，钱塘江上定来相晤。”言毕抽身往

外就走。翠翘要赶去留，忽被风敲铁马，铮的一声惊醒，却是一梦。

只见月明如昼，花影参差，正是三更时分。翠翘惊讶不已，定定神，回想梦中那些诗词说话，句句分明，只不解那女子是谁，反复沉吟，顿然大悟道：“是了，那女子说住在流水桥边，我日间在刘淡仙墓上见一湾流水，半崩小桥，不消说定是她的精灵也。以我题词，揆彼言语，我是个断肠部中人无疑了。红颜无主，白面缘慳。金生金生，怕我和你无缘也。”又想道：“她曾说一句钱塘江上，此身尚不知如何结局，怎么妄生他想？”不觉掉下泪来。

王妈妈见女儿不去睡，不知她因甚事，拿了灯盏上楼来。看见翠翘不言不语，半醒半梦，清汪汪两泪交流。妈妈吃了一惊，恐她着魔，忙说道：“翠翘儿，夜深人静怎不去睡，却呆坐在此？”

翠翘半晌无言，但凝眸熟视。忽一声长叹道：“娘，你女儿没甚好结果了。”妈妈道：“我儿，好端端怎说这不祥邪话？”翠翘道：“倒不是邪话儿，因玩月神倦，隐几少息，梦见一女子自称是断肠教主那里来的，叫女孩儿题《断肠吟》十首，临行又说钱塘江上再会。我想女子之嫁，不出乡里。钱塘乃是越地，相隔不啻数千里。她乃断肠会上之人，与我相会有甚好处，莫不你女儿也是断肠部中人也？”言讫，神情恍惚，泪流满脸。妈妈宽慰道：“痴儿，梦随心生，心随念起。你兄弟说你日间在那刘淡仙墓上十分留连，故睡着有这样梦，那里作得准。我扶你去睡了吧。”方扶之而去。正是：

性苦味方苦，思深愁始深。

猿声在何处？先有断肠心。

按下翠翘情痴不题。

且说金重自见二女回家，经史懒观，茶饭少进，终朝痴坐，彻夜无眠，只思想要与二翠一面，再无计策。这一日忽然想道：“似这样天各一方，虽有机缘，何能凑巧？须到她左右前后，觅得一所房子，只说要做书房，住下打探，或者天可见怜，有些消息，便可图矣。”算计定了，因央人千方百计在王氏宅后，觅庄衙揽翠园一所。金生得知大喜道：“园名是揽翠，则二翠之事不卜可谐矣。”遂忙忙立刻收拾到园，只见那园中：

怪石嵯峨，古松森秀，奇花烂漫，瑶草芳菲。牡丹亭紧对蔷薇架，金线柳低挂碧桃花。流觞曲水，不减兰亭；修竹茂林，尽堪修禊。中厅三间，名曰挹青；后楼一座，扁名来凤。轩后假山，势若插天；厅前怪石，形如卧虎。

园中景致虽佳，金生也无心赏玩，只捡贴近王氏的一间阁中住下。每日

或仰面观瞻，或垂头思忖，但惆怅于东墙之下。不觉一住月余，只恨不能与二翠一面。欲待放下，却又思想她转眼送情，侧身寄恨，心不能甘，情不能已。

这日也是愁种合生，信步走到假山上消遣。只见红英半落，绿荫渐成，枝头好鸟引人观听。金生一片痴情，正无所寄，忽见一株碧桃，最高枝上斜挂一物，金光灿灿，翠色夺目。金生定睛细看，象似一股金钗，暗惊道：“此非闺阁，安得有此？”因忙取竹杖挑下，再看时，果是一枝点翠的金凤钗儿，制造甚是精巧。暗忖道：“金质翠妆，自是美人宝物，莫非就是她二人的？不知因甚遗落在此，定有人来追寻。今喜落吾手，大有机缘，且收藏好了，再看光景。”因欢欢喜喜在假山下探望。

探望了两日，忽见墙头上树阴里，隐隐约约象有个美人窥看一般。金生心知是了，恐怕失去机会，忙取出金钗拿在手中，在假山前走来走去的卖声道：“好枝凤钗，不知是哪家美人失落的，未免追求，要送还她，却又不见有人找寻，无门可入，奈何奈何？”高高说了两遍，忽听得墙头有个女子羞羞涩涩低声说道：“那钗儿是奴家误失的，君子既有此好心，可还了我吧。”金生忙答道：“原来是邻家姐姐之物，理当送还。”因抬头，指望微窥其面，可是不期二翠那女子心灵，早影一影闪在半边，不与你看见，止听得她又低说道：“郎君若肯见还，感激不尽。”

金生见她躲躲藏藏，因哄她道：“既是姐姐之物，怎敢不还！只是也要姐姐细看明白，方无差错。”那女子隔着墙又说道：“是一只金凤钗，银脚点翠，上有三颗宝石，九粒珍珠，不消看得。”金生道：“说来果然不差，理该送还，也须面交，便看看何妨？”

那女子俄延半晌，没奈何，只得露出半身，打了一个照面。金生看见正是翠翘，不觉喜动眉宇，忙仰面举手，笑嘻嘻说道：“这钗儿原来便是王家姐姐遗失的，我金重是哪里的造化，捡得在此，却得借此又见姐姐芳容，真侥幸也。”翠翘已知是金重，也暗暗欢喜，因回说道：“金家哥哥，怎反如此说，还是小妹的造化，恰遇哥哥捡得，肯许见还。这段高义，何以图报。”金生道：“金钗能值得几何，还钗怎算得造化，要姐姐图报，只是小生拾此金钗，一片苦心，要求姐姐见怜。”翠翘道：“小妹失钗，只为贪摘桃花，忽被抓去，何曾有意。就是哥哥拾得，料亦出于偶然，有甚苦心要小妹怜念？”

金生道：“正为得铁失铁，同出无心。而因钗得失，忽然会面，岂非天缘。论起来，姐姐闺秀，小生路人，本不当轻言唐突。但恐天缘不再，会面甚难。

小生这一段拾钗苦心，只得要直说了，万望姐姐勿罪。”翠翘道：“拾钗苦心，妹所愿闻，哥哥不妨直说。”金生道：“得罪了。小生虽不才，反侧好逑，不啻性命。久闻姐姐胡琴绝世，恨不能一见仙姿。怎奈缘慳分浅，依依此情有日矣。前邀天幸，得睹容光，遂令仰慕变作相思，但恨身无彩翼，不能飞傍妆台。费了千思万虑，方能谋居于此，得以痴望东墙。又朝朝夕夕，痴望到今，方能拾此金钗，以见姐姐。由此想来，则拾此钗岂非苦心乎？望姐姐可怜，怎生发付？”

翠翘听了不觉两脸通红，半晌不能言语。忽叹道：“哥哥怎如此多情，但妾女子也，虽有怜才之心，怎敢自主。承哥哥至爱，男既未婚，女亦未字，何不图百年谐老计乎？若夫因爱生情，因情失足，则非妾所知，亦非妾所愿也。”金生道：“明谕顿开茅塞。姐姐既许谐老，小生之愿遂矣，何敢复作不肖之念乎！但求一订盟，以慰渴慕。”翠翘道：“郎心如玉，妾意如金，虽不设盟，又谁渝之？”金生道：“盟以申好，又何伤乎？”翠翘道：“郎欲如此，妾安敢强辞，请以异日，今立久恐有人来，还妹钗儿去吧。”金生大喜道：“墙高人矮，不能递钗，我去取件接脚物来。”

因回人房中，取银串一双，白银五两，汗巾一帨；又持一小梯，到假山直接墙头，与翠翘对面，献上金钗并礼物道：“微末不腆，聊为贽见。”翠翘满脸通红道：“钗敢领去，厚礼决不敢受。”金生道：“予实表真意，卿何作套辞。”翠翘笑而受之，因以手中金扇，袖内锦帨答之。忽闻人声，两两走散。

金生自此心快神怡，回到凤来轩中，书童烹茗消渴。晚来一盏孤灯，千种情思。书也不看，香也不烧，跏坐胡床，冥想翠翘丰神。忽一阵西凤，吹得窗纸儿淅淅沥沥，有如环佩之声。金生出神过度，只道美人来也。既觉其非，自笑自喜。按下金生留连思慕不题。

且说翠翘归到阁中，暗想道：“金生好情深也，我王翠翘一腔热血，今日遇知音矣。”仰见雾气当空，天清不染，树声入牖，月影穿窗，感遇金郎，喜而不寐，因成一律，诗云：

女子芳香路，几家认得真。

名花欣顾影，娇鸟怕亲人。

自分伴明月，谁思际好春。

从天忽有美，一语已终身。

题毕，以素绢书之，欲觅入寄与金生。正是：

全凭尺素传心事，漏泄春光到客台。

不知翠翘怎生寄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